

孔  
叢  
子

二

Z 121.6  
1  
(8)

孔叢子目錄

卷上

嘉言第一

論書第二

記義第三

刑論第四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

居衛第七

子章二  
目錄  
巡狩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小雅第十一

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儒服第十三

對魏王第十四

陳士義第十五

論勢第十六

執節第十七

詰墨第十八

獨治第十九

問軍禮第二十

荅問第二十一

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孔叢子目錄終

孔叢子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

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

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  
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  
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  
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  
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  
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  
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



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  
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  
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  
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  
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  
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  
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荅也異日平原君

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鳴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鴟鴞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

不曰布緇纈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  
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  
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  
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  
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  
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  
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  
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

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

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  
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屐麤髮

髮扇也

見平原君君曰

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  
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  
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  
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  
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與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

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尙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



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

而去

攝取也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

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子高

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

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

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

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眾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尙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卽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荅



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  
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  
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  
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  
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  
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  
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  
慚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  
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

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於今  
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  
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  
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

魏安釐王

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

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疏自疑

自疑上之疏已也

嬖臣

以遇徼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  
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

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  
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爲  
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  
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  
也○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  
眾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  
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  
君總其美臣執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  
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

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眾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

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眾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



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  
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  
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  
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  
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甯  
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  
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

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忱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

之子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

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

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  
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  
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  
道德懿邵幸見願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  
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  
之明令○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  
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  
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  
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

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  
在修仁尙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眾官  
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  
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  
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  
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  
西戎獻鍬鏃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  
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

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  
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  
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  
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  
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  
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  
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  
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

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  
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  
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  
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  
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  
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孤葬問鄆曼父之  
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  
順聞問之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  
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

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鬪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旣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

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疆之也可乎  
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

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

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

醪五熟

五味也

此卽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

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  
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  
麋於衣食矣殆可舉槌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枚產

魏人

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



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  
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  
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  
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  
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  
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

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  
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

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

死者也○東里閻

魏人

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

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  
已東閻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  
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  
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閻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  
然內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

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卽所謂愚而謂人爲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

之所罪何交之有○宮他

魏人

見子順曰他困貧賤

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察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甘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邠成子者也昔邠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

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  
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  
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  
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日循  
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  
朝○子順相魏改變寵之官以  
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  
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熟與

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  
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  
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  
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  
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麤裘而芾投  
之無戾芾之麤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旣行民  
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王謂子  
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

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

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



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  
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  
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  
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  
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  
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

下之志日夜伺閒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  
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  
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  
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  
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  
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  
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  
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  
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

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眾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

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



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荅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

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

景閔王爲太子時嘗質於秦

此王能

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毒功卑

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  
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  
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  
矣

按此策甚疏  
必非子順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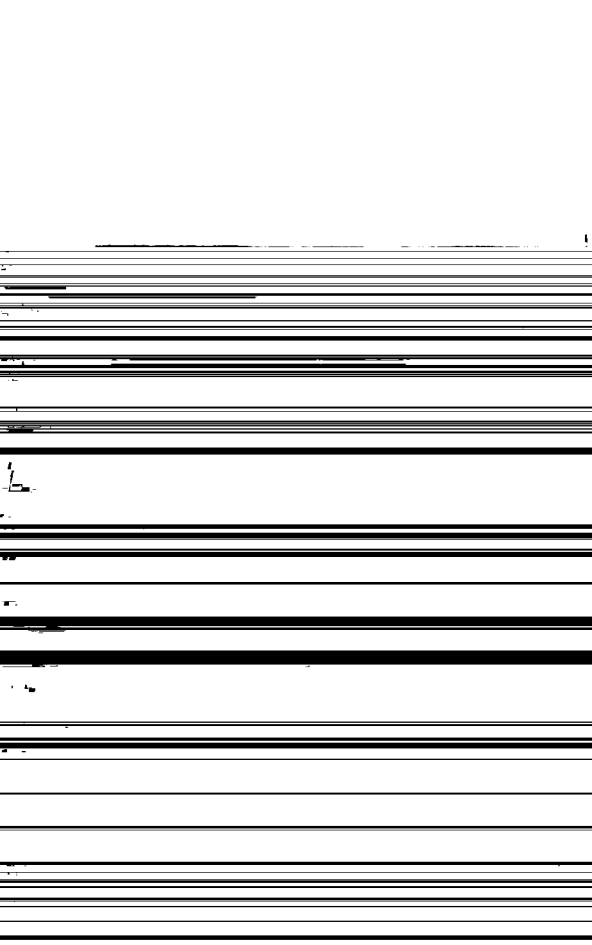
###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  
行而得乎此也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  
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  
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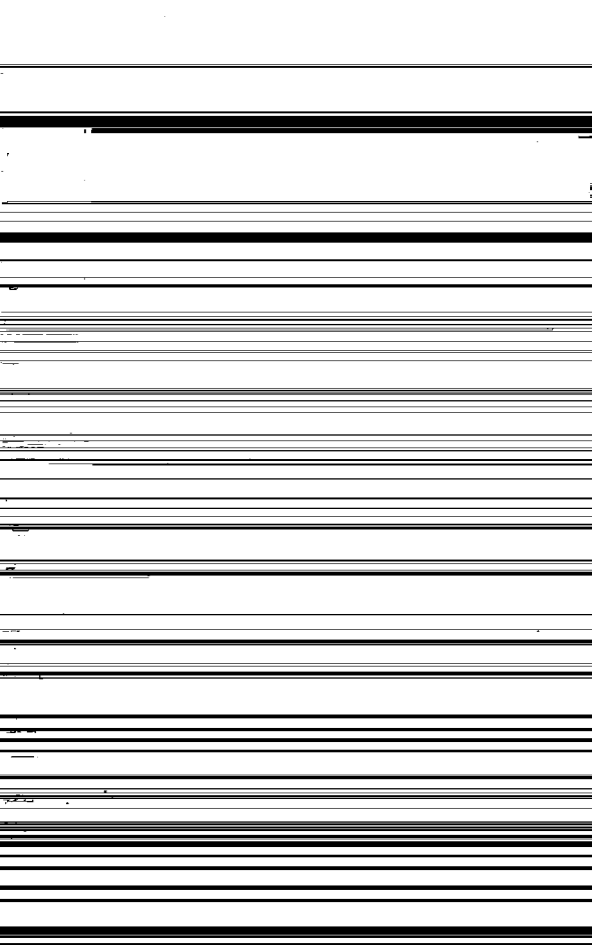


子說政王思欲放節此順

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  
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  
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  
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  
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新垣固謂子  
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  
卽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荅曰以無異政  
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  
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荅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荅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獨否何也子順荅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

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  
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子高以爲  
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  
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  
之家公有道先生旣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荅  
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

之非乎荅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旣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魏王問子順曰寡

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  
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

何故也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

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

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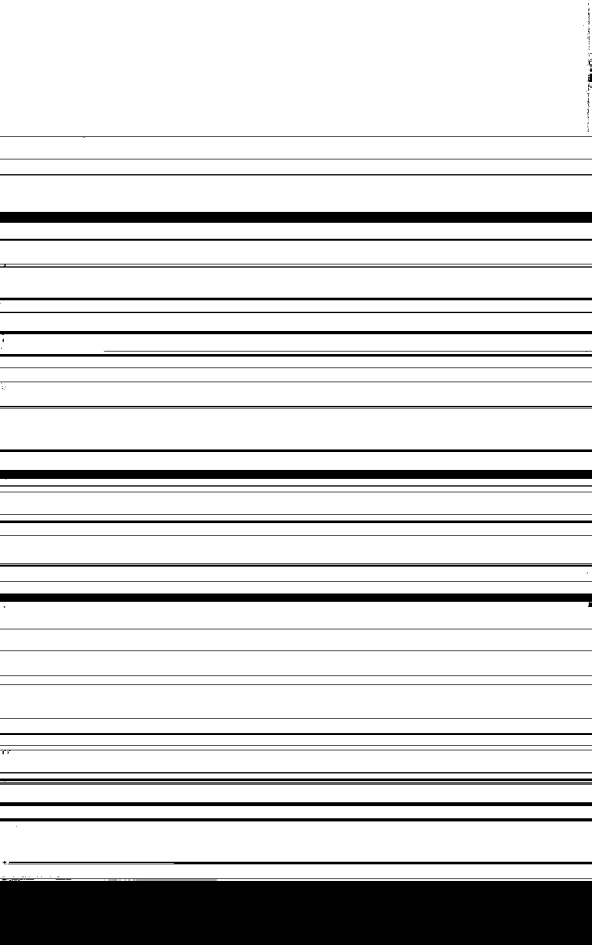
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

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人王曰其行如何

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

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





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  
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  
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第十八

墨翟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辨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

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

王孫勝以爲白公

史云二年

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

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  
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  
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  
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  
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  
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  
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  
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  
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

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  
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  
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  
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  
終不見卽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

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  
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  
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胼以中牟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

子

矣

墨子

曰

公

也

以

約

詰之

則否

子事

梁丘

固多

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尙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孔鮒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

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隋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  
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  
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嘗  
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謂先生不取也子魚  
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  
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  
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  
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

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荅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

士也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

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旣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慚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哉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

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

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荅曰天子有



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  
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  
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  
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于祖廟擇吉日齋  
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于天子天子使有  
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  
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遷  
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主皮圭

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  
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  
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  
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  
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卽敵  
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于  
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  
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

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  
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  
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  
若主命則卒奠斂主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  
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  
饗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  
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  
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卽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

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  
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  
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  
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  
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  
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  
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  
何太師曰將帥尙左士卒尙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

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甲  
騎赴告于載囊韞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  
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  
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  
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  
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  
則民弗與也

荅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

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

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也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旣賴二三君子且又欲歸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



定不攜抑久長  
云何荅曰封夏  
恪恪敬也禮之  
也凡所以立二  
何荅曰各自用  
國之後君吾不  
不及於周又安  
生事顧博士曰  
先生以爲何如

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  
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  
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  
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  
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  
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  
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  
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

曰也人哉周若使人無子

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捲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士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踐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

■ 豈 工 而 鄙 務 而 其 右 異 不

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  
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  
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于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子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肩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

孔子生鯉字伯

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

凡九世

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

子之後奉夫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

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

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



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

安國孔忠之子

受詔

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義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於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羆犴味爽而

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圍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嚶夜則嗥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虜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網



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堂漑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翳茂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玄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

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宴流川浮  
觴殺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  
慢事有紀綱洗解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  
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  
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  
紀我賴以寧暑不御斐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  
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敘斯情

鴉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

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常棄常爲妖  
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鵬鳥  
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  
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  
慎厥所修恓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求祗增我憂  
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  
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旣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

不甜要評下必 歸市目

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至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



子董子 卷一 五  
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  
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  
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  
尙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  
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  
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  
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衍衍

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  
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  
之鑿蝸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  
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  
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  
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  
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  
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  
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

子輩子  
卷一  
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敘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博學問琳子黃厥德不修失侯  
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  
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子邛爲諸  
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邛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  
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子立善詩書少  
遊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議貶史丹史丹諸子  
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

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荅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崔義當作毅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

荆棘叢生一旦自  
里門府君大驚謂  
禮助太守誅惡邪  
對曰庠序之儀廢  
豐爲盜或聚或散  
內爲禽之之備外  
因而縛也府君從  
議郎博士南海太  
命委質司空拜高

問羣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卽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卽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子和史作孔僖字仲和此書蓋孔氏子孫所作故不書名○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玄靜不與俗

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  
爲似若彊焉而不能勝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  
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  
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  
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  
以先事而成功矣卽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  
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  
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

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  
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  
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  
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  
不能奪者惟析理卽實爲得不以濫麗費辭爲賢也  
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  
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  
考之於理故冗長溷轂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  
爲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



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僞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也人皆欲剖折分理揆度真僞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羣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

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  
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  
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  
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醯小  
人擊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  
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  
爲爾鮑子於是曲而無辭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卽褒成君次孺第二子

之後也

孔霸子次孺

家於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

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

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

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

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

孔奮字君魚霸之曾孫

王莽之末君魚

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竇融爲家常爲上賓從容

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

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卽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

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

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  
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者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  
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於世乃校其篇目  
各如本第并序荅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倘肯遊  
意幸詳錄之焉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  
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  
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

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  
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生  
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使  
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  
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  
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  
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  
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  
與羣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

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歎曰  
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  
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

二月爲臨晉令其友崔駟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

吉語子和曰盍辭乎

漢崔篆嘗著易林篆  
乃駟之祖故曰家

荅曰學不

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  
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  
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旣望寢疾不瘳乃命

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  
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  
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旣除  
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  
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  
而返則違父遺命舍父而去  
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  
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  
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

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  
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爲  
今學

其時多爲  
章句學

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

之書○華陰張太常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  
荅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  
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  
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  
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  
忠信乎荅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



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于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締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願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欲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  
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  
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  
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弘農太守  
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卽皇甫規仲淵乃季彥族吾聞孔氏自三父  
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  
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荅曰不然也先  
君所以爲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  
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

庸其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  
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  
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  
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  
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矣荅曰伯之子孫今  
其可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  
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  
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旣而  
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

子叢三  
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  
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  
獲已也○長孫尙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  
知聖人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  
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  
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  
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  
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  
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

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

大夫乃孔  
昱字元世

今朝廷以下四海之

內皆爲章句內學

西漢士論以經術爲內學諸子雜  
說爲外學季彥之時方尙辭文乃

以章句爲內學  
經術爲外學

而君獨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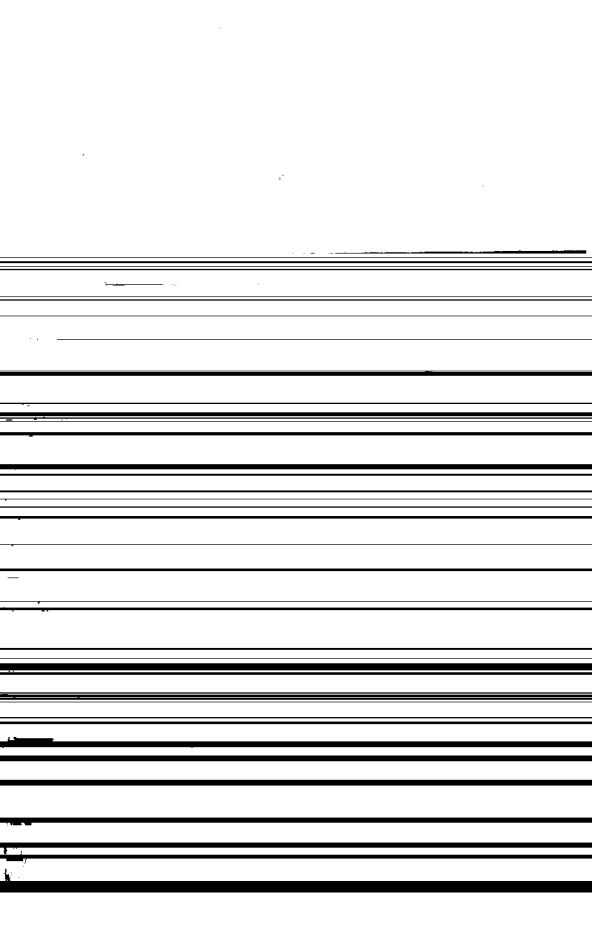
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

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蓋固已乎蒼

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

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

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



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楊太尉楊震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

周合羣籍如世不歸大儒何荅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用耳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能歸乎○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之與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肴衆座僉曰



子華子  
卷一  
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  
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  
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而生也蚊蚋食人蛆蟲  
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  
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  
曰辨哉衆坐默然○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  
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殺禽

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  
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  
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  
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  
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  
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  
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  
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制  
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卽前事之驗也帝默

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史稱年四十七

廣陵邱

義卿  
紹周監刻

孔叢子卷下終

揚州周楚江刊刻